

# 尋找故事，重建過去

一趟公路旅行讓一對父子更接近他們共同的歷史

法蘭迪斯科·布瑞斯 FRANTIŠEK BUREŠ

我的老爸和我當時正往南走，穿過高低起伏的農田。太陽很大，田野翠綠。感覺我們似乎置身於一幅格蘭特·伍德 Grant Wood 的油畫中，感覺生命之渺小，蒼穹之廣大。高高在上的雪白雲朵將雲影投在公路上。

「我們到愛荷華州了嗎？」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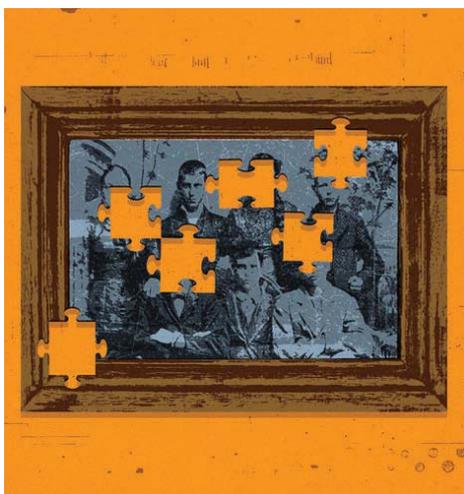
「我們已經到愛荷華州有好一陣子了，」他回答。

「你要我查查地圖嗎？」

「你想查就查。」

幸好我們及時往回走，有點像要去執行搶救任務。我身上帶著一部錄音機及一堆問題。好幾年來，我都在研究和撰寫一些故事——關於我們如何用故事把我們自己和我們周遭的世界連在一起。但是我對於我自己的家族故事並沒有完整的概念。我相信我可以找到更多片段，來協助我追溯從我的生命到過去這條時間鏈上的各個環節。

關於家族故事以及它對我們的影響力，我碰到過一些



吸引人的研究。在近年，研究人員已注意到，一起吃晚餐的家庭的孩子通常情緒更健康，而且比同儕更快樂，適應力更強。這跟一起吃飯的關係比較少，倒是跟家庭晚餐提供了談起過去家族故事的空間，比較有關。知道你的家族故事可能對你們的一生產生真正的差異。

研究員們問過青少年一些問題，例如，「你知道你的雙親在哪裡認識？」「你知道你的祖父母在哪裡長大？」「你知道你的家族曾發生過什麼恐怖的事嗎？」

那些知道比那還多的問

題的答案的人，發展心理學家羅賓·菲富什 Robyn Fivush 說，「顯示更高的自尊、較少行為問題、而且面對困難時更有彈性。」這可能是因為知道那些事讓他們有更多工具去應付未來人生所必須面對的。

「青少年面對的挑戰是他們必須設法回答他們在世界上是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菲富什說。「為什麼我是我這個人？我如何成為這樣？問題的一大部分在於我出身的家族。青少年用那些故事來創造自己的世界觀模式、如何去看待一個人的模式。我們認為青少年並沒有在聆聽。事實上他們有。他們真的想要聽這些故事。」

在成長過程中，我從家族中母親這一系知道一些故事，但很少聽到父系那邊的故事，除了他們來自現在的捷克共和國，以及偶爾我們會吃包著夠多罌粟子的酥餅來使毒品檢驗失效之外。

多年來我嘗試請他告訴一些家族故事。但他的描述支

離破碎，令人摸不著頭緒。以菲富什及其他人的術語來說，他講的那些東西缺乏故事的「連貫性」。「連貫性」是一個難說清楚的術語，但是大體上它的含意是家族故事中的前面事件引起後來的事件。「連貫性的關鍵在於必須連接成故事才對人有意義，」菲富什說。「它解釋了人的動機、企圖、及行動。」換句話說，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為什麼人們做那些事以及其結果是什麼。

對於自己或家族知道更多連貫性故事的人，他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情況較佳。相反的，心情沮喪的人難以敘述連貫的故事，雖然我們不清楚到底是沮喪導致故事不連貫，還是不連貫的故事導致沮喪。

「你覺得往回走如何？」我問。

「喔，很好啊。你到達那裡時，許多塵封多年的回憶都回來了，」他說。「有些是很好的回憶。」

我希望其中有些回憶會協助我開始拼湊出一幅更清晰的畫。我知道有一些是美好的回憶，但是我知道有更多不良的回憶。我的奶奶經常心情沮喪，她在我出生前幾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許多年來，我的老爸——她的獨子——覺得內疚。而我直到成人後才知道這件事，之前完全不知道。

近午時分，我們的車開進錫達拉皮茲，一個曾經有許

多捷克移民的小鎮。今天仍然有一個「捷克村」、一座捷克博物館，及一個有一世紀歷史的捷克糕餅店，但是大部份說捷克語的人都不在了。

當我們開車在鎮上到處逛，看看他記憶中的房子、邊回憶他喜歡的姑媽及叔叔時，他談到「外曾祖父」曾任職普魯士皇帝衛隊，直到後來有一個晚上發生打鬥，有人被殺，外曾祖父才離開衛隊。他和他的太太逃到維也納，接著橫越整個歐洲，太太沿途賣掉她的嫁裳。他們坐船到紐約市，然後前往芝加哥，因為那裡有一個大的捷克社區。幾年後，他們搭了一輛有棚的馬車到南達科達塔州去建立家園，但後來又向東走，回到錫達拉皮茲，因為他們在這裡能用自己的語言。

「在外曾祖父的家，我的媽媽及她的姑媽艾米莉，兩人就像姊妹一般，經常晚上偷溜出去，」老爸說。「曾祖父不喜歡那樣，他說他們應該待在家裡。他稱她們為「客瓦」，捷克語那是妓女的意思。

我並不知道那件事，等到我聽到這些細節，我可以感覺這些點點滴滴串成有秩序的故事。他們的旅途並不是容易的事；它充滿艱辛和失敗，雖然也有一些成功。雖然有過美好的日子，我奶奶的一生，在許多方面，是悲慘的。

根據艾莫瑞 Emory 大學心理學教授馬歇爾·杜克 Marshall Duke，這點很重要，因為並非所有家族故事是天生平等的。有的故事會比較有影響力。

杜克將家族故事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向上提升的故事：家族從一無所有到輝煌騰達。然後是向下沉淪型：家族經歷困苦、失敗、或損失。最後一類是鐘擺型的家族故事：家族的命運起起伏伏。最後這一類家族故事似乎帶給後代聽眾的幫助最大。

「它幫助小孩子們瞭解人生有起伏，他們所屬的家族曾經歷起伏，但終於克服了種種困苦，」杜克說。「那是一個好訊息：如果事情的發展極其惡劣，這以前發生過，我們將會度過難關的。」

我可能超過了可以從這類故事獲益良多的年齡。但我仍然喜歡聽這類故事；這些故事令我覺得自己遇到困難微不足道。但是知道你的家族故事的真正好處可能甚至是更根本性的。

「它似乎給你一種安身立命感，」杜克說，「感覺你屬於比自己還大、生命比你久的東西。10歲大的孩子只知道到過去10年的故事，而是知道過去60年或100年的故事。這樣你才能主宰你的歷史，繼承以及延續它是你的責任。

有一天我們開車到國家

捷克及斯洛伐克博物館和圖書館，我們在那裏瞭解到，對許多人來講，「捷克及斯洛伐克之旅」始於封建主義隨著奧匈帝國在 1848 年滅亡，第一波移民從那些國家來到美國時。我們參觀一棟樸素的 1800 年代晚期的移民房子，可能跟外曾祖父住的差不多。

我向他們要我家族的資訊，圖書館員拿了一本 1971 年彙整的小冊子「布瑞斯 Bures 家族史」——我是那一年出生，距傑利·布瑞斯 Jiri Bures 來到錫達拉皮茲東南的一座農場已有 110 年。「布瑞斯家墓園」至今仍然在這個小鎮。

這便是一個具體聯繫，一條直線從舊大陸拉到我的世界，順著這條線可追溯 150 多年。當我們在附近走走，順便蒐集過去的片段時，我可以感覺這些片段逐漸編織成一條線，越來越強韌、越粗、越完整、越真實。畢竟，那不就是我們為何要從舊帳簿，甚至我們的基因，去尋找我們的家族的原因嗎？從我們的聯繫關係追溯至比我們自己更大的東西：歷史、人類？

我們離開博物館，沿路走到捷克村，在肉市村餐廳停下來吃午餐，我們點了炸牛排和燉牛肉，邊吃邊聊。

「當你想到錫達拉皮茲的所有捷克人，你覺得你仍然屬於其中一部份嗎？」

「是的，」他說。「我是其中一小部分。」我們離開餐廳，在街對面糕餅店買了一些罌粟子酥餅。然後我們回到車子那裡，開車直奔出城。當我們開著車離開時，我可以感到過去在背後拉著我，那種拉的方式我從來沒有感覺過：生平第一次，我覺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小部份。

法蘭克·布雷斯是「瘋狂之地理 The Geography of Madness」一書的作者，經常投稿英文扶輪月刊。

## 台灣 12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8 年 8 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2018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3461	60	3	61	3	2,898	31	2,983	36
3462	61	2	61	2	2,553	15	2,635	15
3470	61	12	61	11	2,394	184	2,381	173
3481	74	13	75	13	2,365	117	2,456	121
3482	72	10	72	10	2,286	143	2,336	148
3490	94	8	95	8	5,096	115	5,261	120
3501	77	18	77	17	2,884	128	2,930	136
3502	57	11	59	11	1,890	115	1,967	101
3510	94	17	94	16	3,245	290	3,261	281
3521	47	4	47	4	1,692	48	1,691	50
3522	59	4	60	4	2,310	53	2,394	59
3523	70	10	71	10	2,275	52	2,287	293
總計	826	112	833	109	31,888	1,291	32,582	1,533